



橱柜里突然多出来两只一模一样的斗碗。六寸大小，敞口窄底，白瓷作胎，碗的外部靠近碗沿是一圈做工精细的装饰，浅褐色两条花边套着红色四瓣小花，典雅中透着秀气，古朴中透着灵动。碗底有一方红色落款——江津珞璜瓷器厂。白色的碗底因时间久远有了一团褐色的印记，但这并不影响观瞻和吃饭的心情。

不过，从这一圈花纹和色泽来看，这碗不是我家的，大概率是二婶家的。我家的碗都是一些土碗，不仅成色不好看，花纹也极其普通，很多是蓝色的卷叶纹，并且也没有这种六寸的大斗碗。在我们村，有这样成套大斗碗的人家，家底是相当厚实的。因为这花色和做工以及落款，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产的。那时候，我家住的还是土墙房，母亲的陪嫁碗柜只刷了一层薄薄的红漆，早已在烟熏火燎中变得陈旧不堪。碗柜里的碗大小不同，花色各异，甚至凑不出一桌一色的饭碗来。这让母亲颇为烦恼，有时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她还需向婶子们借碗、借汤钵。

关于借东西这事，在我们村并不忌讳，有时甚至还主动出借。我记得，祖母曾经亲口告诉我，哪家哪户为了给儿子说媒，找谁借的一挑谷子、一套细碗、一身蓝布衣服、一口陶缸，甚至连棉絮也要借。比如，郑家为了娶九珍嬢嬢，提前几天就到处借粮食。这家借50斤谷子，那家借30斤高粱。一个院子就十来户人家，几乎家家都要借点东西出来。当媒人带着女方来相看时，四壁漏风的土墙屋里竟被塞得满满当当，当下就敲定了婚事。可当九珍嬢嬢真的嫁过来，闹热的婚宴一摆，贺喜的客人一散，还没来得及及换下鲜红的嫁衣，就看到各家各户都来人搬东西了。她这才知道，原来厚实的家底都是从邻居家借来的。等大家搬完，婚房里就只剩下一架光溜溜的床，摆着她带来的两床喜被和几件家常衣裳，连蚊帐都被拆下来拿走了。

几十年前，储奇门的各种声音，或在巷陌回荡，或在街市嘈杂，或在码头喧嚣，或在老屋萦绕，有动、有静、有悲、有喜，林林总总交织在一起，成为市井烟火中挥之不去的记忆。至少，我是没有听够的。

储奇门一带江滩平缓，便于货船停靠，清末已是重庆的大码头之一。于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储奇门的那些声音。

小时候，我常去外公家玩。外公住在白象街一栋老式木板楼房的二层。木楼年久失修，楼板总发出“叽嘎叽嘎”的声音，谁进谁出，一听脚步声就知道了。当然，最勾魂的还是楼上传来的“罐罐粑”吆喝声，那是一种用石磨把糯米推成羹状，然后舀到模具里，再放在炉子上烘烤而成的美味。那味道，真诱人。外婆知道我爱吃“罐罐粑”，大清早就去会去买一小筒箕，还有热豆浆，我吃得肚皮涨得像小山丘一样，斜躺在竹凉椅上不能动弹、饱嗝连天，外公外婆笑得合不拢嘴。

还没等肚皮消停，我一骨碌爬起来，伸手向外婆要钱。原来，为满足我贪玩好要

最近，5岁多的孙子在读楚汉相争的绘本，兴趣大得很。读的次数多了，他的小脑袋自然就有了一些疑问，只是没想到竟有那么多。

每次发问，他总会先说：“奶奶（爷爷），我有一个问题。”得到回应后，才开始慢慢细说。当然，问的时间不固定，有时是刚读完绘本，有时是在餐桌旁，有时则是送他去幼儿园的路上……

前几天放学回家，他边喝牛奶，边摇头晃脑地背诵着绘本上的句子，先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接着是“风萧萧

## 两只斗碗

□兰杨花

哪家不是这样呢？连黄大娘都亲口承认，看人户的时候，确实看到家里啥都有，心想：“这回总不至于过苦日子了吧？”结果，结婚才三天，家里就差不多搬空了。能咋办呢？日子还不是一样要过，家当只有一样一样地挣。前段时间，老家一个姑母过世，念祭文时直接说出了她当年分家时的情形：一张竹板床、一个土陶钵、一床薄棉被、两只粗碗。我当时听得都愣了，这样子的家可怎么过活呢？碗都不够用，更不要说其他的了。但好在后来的日子越过越好，房子修了，家当也置办齐全，加上儿女们长大后，都各自有了一片自己的天地。碗柜里不仅有成套的、花色好看的瓷碗，连菜盘子都是考究的细瓷了。

我曾经质疑过这两只斗碗的容量，不知到底能装多少饭菜。于是，某天晚上炒菜时，特意用来盛清炒的几菜。不料，大半锅菜却只装到斗碗的齐腰处，还有一小半空间空着，比我买的大菜盘子都能装。但我记得，这样的斗碗在二婶家几乎每顿都要装得满满的，还要一两个二碗的菜才够一家人吃。有天黄昏，礼礼哥饿了，要吃稀饭。他在斗碗口尝了一下，说不甜，要二婶给他加糖精。于是，二婶从小瓶子里倒出来两颗，跟他说，加了。他回头一看，碗里只有米汤和煮得开花的饭粒，哪里有糖精的影子？于是，他大哭：“我要看得到糖精！”二婶也火了，大声吼他：“糖精要化哒！”可礼礼哥才不管那么多，眼泪鼻涕糊了满脸。依然执着地要看到糖精在碗里才行。二婶没法，把糖精颗颗倒在掌心，给他瞧过了，亲眼看着倒在碗里，这才止住了哭，开始吃他的稀饭。糖精加多了也不行，甜得发腻不说，还带苦味，礼礼哥却吃得欢乐。

那个时候，凡遇到有高寿的老人去世，总有人顺手揣个饭碗走，说是借借老人的福气。于是，主人家每回总要赔几个碗。为着这个风俗，外祖父打起了租碗的主意。他去清江街上买了十来副土碗，用竹筐装着，找人挑回来，放在墙角，说是等有人家要办事做酒席的时候来借，到时收一些租金用来贴补家用。到底有没有人家来租借，我不太清楚，倒是听么舅娘说，最后那十几副土碗没几个是好的，都一股脑倒在后山的竹林里了。外祖父想发点小财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

如今，这两只斗碗静静地搁我的橱柜里，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岁月沉淀，反而显得熠熠生辉。每回用这斗碗盛面条时，我仿佛透过红油的面汤看到了当年的影子，那些虽然物资不富足，却充满了回忆、带着淡淡的涩味，和着甜味的日子。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 储奇门的声音

□黎强

的天性，外婆每天给我3分钱，让我去坐缆车要。缆车站离白象街不远，下行1分钱、上行2分钱。一上一下两趟，还未品出缆车的味道，钱就花完了。荷包头没钱，只好耷拉着小脑袋回家。不过，那缆车铃铛发出的清脆声，却一直留在了记忆里。

储奇门的声音，总会不讲理由地吸引着我。做了暑假作业，闲来无事的我喜欢趴在阁楼窗边，听公交车喇叭摁出的“嘀嘀”声，还极认真地掰着指头数着过往的公交车。从解放西路过来的，从解放东路过去的，好多好多，怎么也数不完。

那时的储奇门，夜半时分有一种声音是会让人流口水的。“炒米糖开水，炒米糖开水……”背街小巷飘过来荡过去的吆喝，足以把我的馋虫勾引出来。炒米香和糖水甜从临街的窗户扑进来，落在枕边，骚扰着我的味蕾。实在忍不住，就黏着佯装睡着的外婆，直到买回一碗热乎乎的炒米糖开

水。外婆捏着我的鼻子说：“外婆喜欢外孙，空搞灯。二天你长大了，记得到外婆不哟？”小娃儿家哪懂这些，只顾把炒米糖开水吃得风卷残云。

码头的声音也好听，景象更好看。看了货轮的停靠和启航，又看搬运和挑夫的肩挑背扛，再看各类物资的进进出出，肚皮饿得咕咕叫也忘了。大轮船激起的江浪，力夫们“嘿呦嘿呦”的号子，还有对面海棠溪轮渡的笛声，拴住了我的心。一个下午，我就在码头石梯坎上的缆桩边，坐着看着听着。

忽然，外婆的声音在远处炸响，手里还挥动着一条黄荆棍。我回过神来，海棠溪对面的太阳都落坡了。我吓得耸肩伸舌头，外婆把我衣领一拎，撵着回了家。饭桌上，是专门给我留起的蛋炒饭，还冒着热气呢。

几十年过去，储奇门的那些声音，温暖、滚烫、奇妙、贴心，都印在记忆中，永远也不会消失。（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天马行空

□梅万林

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最后是“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反复背诵几遍后，问题就来了：“爷爷，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风歌》《荆轲歌》《垓下歌》有那么多‘兮’呢？”我解释说这是语气词，他马上抢过话题说：“我知道了，就是啊啦。”于是张开小嘴巴用力“啊”了起来。

自从知道了象棋与楚河汉界的故事，他就一直嚷着要下象棋，为此我们专门为他买回一副象棋。奶奶负责教他下棋规则，象走飞田、马跨斜角、车走直路、炮打翻山、兵不能后退等；然后是一些基本技巧，“无事不拱当堂卒”“当堂炮，马先跳”“双将比动王”等。这些规则和技巧，他都一一牢记于心。

接下来，他就拿我开练。因为我视力不好，常常走“瞎子棋”，最关键的是，他看到了竟不说话，等我落子后，才慢悠悠地说：“嘿，明明你的炮可以把我的马吃了，是你自

己不吃的哈。”我想悔棋，他坚决不干：“你自己走的，悔棋不行。”学棋期间，他也找奶奶和爸爸对决过，估计是感觉到我的棋艺最臭，后来就一直缠着我了。当然，这时候，我也会试着教他一些成语，比如人仰马翻、屁滚尿流、丢盔弃甲、孤家寡人等，他也慢慢理解了其中的意思。但每次开练时，他仍然很执着：“我要把你杀成光杆司令！”为了让我变成光杆司令，他甚至不惜让我悔棋，最终逼得我唯一剩下的老王无路可逃，他才慢慢笑着下了杀手。得胜后，他又跳又笑，还大声说：“我有点得意忘形哈。”

一天早餐，他又发问了：“我感觉刘邦和孙悟空的晋级是一样的，孙悟空开始叫石猴，刘邦开始叫沛公，后来孙悟空成了猴王，刘邦也成了汉王。然后孙悟空成了齐天大圣，刘邦成了汉高祖。”

说实话，这个问题真让我脑洞大开。先不说这样比较是否科学、有没有可比性，至少这个思路还是很让人惊讶的。难道，这就叫天马行空？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老宅的春天

□龙檀石

蒜苗疯长，一串串瓜儿菜横靠着倔强的残墙。老宅的春天格外青绿，那绝非上苍的恩赐，她最懂个中艰辛。谁说一路繁花才是美丽，我偏爱这尺寸之地的风景。

独门大开，春天的气息鱼贯而入。那些儿时的梦，也在探着脑袋张望，使劲嗅这二三月扑面而来的泥香。我假装尚未远离，攀着旧木梯拾级而上。

她在鱼塘边佝偻的背影，我全都悄悄珍藏，连同电话里没完没了的絮叨。时光终将风化残墙，无关紧要。春风定会温暖地和我的记忆，就像儿时梦中响起的摇篮曲。（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 三月桃花

□兰子龙

春风轻轻掀开三月的帘一树桃花，便漫过了人间我站在风里，不说话只等花瓣落满头与肩

风是温柔的信使拂过枝头，也拂过我心间每一朵粉白，都藏着柔软每一缕香，都绕着思念我伸手，接住一片飘落的嫣红像接住整个春天

风不停，花不休我与春光，静静相守不必问花期有多久此刻相逢，已是足够

桃花开在三月的风里我走在有风的花里心，轻轻漾开如这桃花，温柔自在不负春风，不负人间偏爱（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春风（外一首）

□张鑫

风像一位母亲轻轻地拍打着大地让小草探出头吸收温和的阳光再给杨柳梳梳头，整理衣裳好在这个春天里容光焕发

## 你是人间三月天

你是人间三月天草长莺飞，万紫千红鸟鸣穿破轻寒暖阳启幕，繁花次第盛开

你是人间三月天一江春水浩荡东流沃野苏醒，远山染翠清风过处，满城温柔入怀

你是人间三月天白云舒卷，繁花静香心藏一野春光眼纳万里星河（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